

大姐的背影

□杏林

对她的称呼，在我们同龄人里五花八门，有人喊她奶奶，有人叫她婆婆、阿姨，当然也有喊她职务的。这让我犯难了，按年龄和资历，怎么说她都是我的师长，但如果称她阿姨，那就把她叫老了，叫得她老气横秋，从情感上，我更愿把她放在我的同侪之列——还是称她大姐了。

熟悉大姐是从背影开始的。那时，市民巡访团刚刚建团，每天早晨，我们常常在39路公交车上相遇，这班公交车因为时间较早，就成了我们几个的专车。我们上车时，总习惯性地朝她喜欢坐的后面车厢看看，打声招呼。印象深刻的是下车后的情形，从终点站到办公楼，她总拎着包走在这小股队伍的最前头。60岁开外的人，硬朗的肩膀丝毫不逊年轻人。大姐的丝质衬衫，从后面看既不紧绷也不宽松，像商场里挂在模特身上的展陈。

她一直坐在创建处处理团部的事务。从办公室的西门进来，看得最多的就是她的背影。有时，看到她微微前倾在电脑前编辑照片，有时看到她在电脑上打字，也有的时候看到她默默地装订着文件，不管做什么，很少看到她倚在靠背上休息一时半会儿。看到她成天地盯着电脑，我总担心她的颈椎会出现状况，但她的颈椎、腰椎从来没有报过警。她把工作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出生在北方的她，常带些馒头来办公室午餐，吃完饭就在14楼的走廊里走走，朋友圈里，她每天都要行走一万步以上。很多城市来考察我们的文明创建时，听说她的年龄后没有不感到惊讶的。

我到文明办工作的时候，我的前任已退休若干年，几年的空当期里，据说，这块的工作是几个同志带手做的。当年我市是以全国第二的身份摘得文明城市桂冠的，精神文明“南通现象”成了全国的品牌，抓着这个接力棒时，领导要求我们在

泪飞顿作倾盆雨

□戴卫民

怎么也没想到，一向乐观向上、始终坚持与病魔作斗争的王丽娇大姐就这样离开了我们。闻此噩耗，我不禁泪如雨下。

6年前，经市民巡访团副团长杜国元介绍，我报名参加了市民巡访团。在面试的那一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提问时，没料到担任主考官的市民巡访团常务副团长王丽娇说道：“你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我担心你工作头绪多，没时间参加市民巡访团活动。”是的，我当时被市总工会返聘在专家组工作，每月还要编辑市退管中心的《南通退管》，同时积极参加市老年体协等组织的活动，确实蛮忙的。我当时立即答道：“我会妥善安排，尽力参加市民巡访团的各项活动。”听到我的回答，王丽娇大姐赞许地微微点头。加入市民巡访团后，我在组长吴战钟、副组长薛承谊领导下努力工作，发挥写作的一技之长，不时有“豆腐块”见诸报端和新媒体。王丽娇大姐经常鼓励我，同时对把握宣传报道的方向提出明确要求。没过多久，市民巡访团对宣传组进行了调整，提拔我担任宣传组副组长。

由于常参加团部会议和各组活动，我对王丽娇大姐有了进一步了解。她是北方人，性格很直爽，从企业退休后依然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先后担任崇川区虹桥街道居委会主任、书记；驻会的南通市市民巡访团常务副团长兼任秘书长；先后被南通市纪委、监察局聘请为特邀监察员、监督员、信息员，是南通市

心窗
片羽

长效管理上走出新路，而长效管理又是包罗万象，“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所以，心里总是惴惴的。其时，大姐执掌市民巡访团进入第十个年头，她是这条线上的行家里手了，这样，大姐就成了我的一根重要拐杖，我也学着在她后面亦步亦趋。

那是2013年的盛夏，我们带着新闻记者一起到郭里园中心路巡查。这条区间路当时已被违法搭建和流动摊贩“全面占领”。路上的情形如同20世纪80年代电影散场，电瓶车、行人、自行车、三轮车搅和在一起，铃声、喇叭声、叫卖声、音乐声、骂街的……应有尽有，那个场景现在在市区已经找不到了。偶尔有小轿车、面包车、小卡车深陷其中，只能耐着性子蜗行。从濠北路到钟秀路两边都是居民楼，但居民楼的墙体和楼号是看不见的，如同灾荒之年乞丐的衣服因为补丁太多底色找不到一丝痕迹。她背着双肩包在我的前面走得匆忙而小心，不时用余光提防着身边的车辆，仿佛临时的远行。背着双肩包，可能有人觉得这位老太的行头过于时尚，其实，她是为了腾出手来拍照，每个点位都要拍一个近景一个远景，否则，半天的巡访任务是不能完工的。

跟大姐接触多了，感觉她属于话不多的一类，但她的话总是言简意赅、恰到好处。有一次，我们交流熟悉的一个人，她说：“他眼里有活儿”，六个字，将勤勉、实在、爱思考、有思路、有主见、有主人翁意识这诸多优点全都囊括了。也许，这样的话也只有出自她这样“眼里有活儿”的人。退休前，她一直在企业工作，在她的眼里，好的工人、好的部门负责人，不光要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还要善于发现问题找活儿做。听了这句话，我仿佛站在她的背后，看到了和当年一样风风火火的大姐王丽娇。

大姐真的远行了，她的背影成了永久的记忆。

灯下
漫笔

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在我的印象中，王丽娇大姐是个“工作狂”，平时上班处理巡访信息参加各种会议忙个不停，周六周日有时还要加班。

身为七旬企业退休人员，市民巡访团成立17年来，王丽娇大姐始终牢记文明城市建设的使命，始终保持对工作的热情，在巡访督查过程中当好表率，工作拼劲十足，为市民巡访团健康成长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王丽娇大姐作为南通市市民巡访团的“领头羊”功不可没，为全体市民巡访团员和退休人员做出了榜样。

在我的记忆中，王丽娇大姐意志十分坚强。每年春节前夕，市民巡访团总是主动承担为特困群体整理分发年夜饭的工作，王丽娇大姐不仅自己亲力亲为，还把上大学的孙子带来一起感受公益活动的氛围，帮助孙子系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2020年1月，王丽娇大姐感觉身体不舒服，仍坚持来到现场，组织协调为特困群体整理分发年夜饭的工作。经过检查，当时诊断为直肠癌，立即住院动手术。在随后的治疗中，她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与病魔进行顽强斗争。在化疗期间，恰逢新冠疫情突发，她还与巡访团成员保持密切联系，相互激励，共度时艰。不曾料到，2021年8月9日19时5分，76岁的王丽娇大姐突发心源性猝死，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

王丽娇大姐安息吧，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落潮之际

陈顺源

地质博物馆里的土特产超市

□汪晓远

到湘西的第三天，外面下起淅沥的雨，出发时我还想着这样的天气应该很适合出游，一上大巴，却眼睁睁看着外面从和风细雨变成了倾盆大雨，且伴着雷声滚滚。导游告诉我们，这是张家界的真实面貌：终年潮湿落雨，淫雨霏霏，连月不开，且气候多变。

正担心着，大巴已开到了景区的前站：土特产超市。超市很大，得有五层楼高。七点半都不到，旅游大巴已挤满了超市前面的空地。我走下车涌进人海，导游站在超市门口叮嘱我们：“进去后，不要走回头路，超市很大，会迷路。还有，多买，多买！”超市的导购满脸堆笑地迎上来，到了二楼，看见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紧闭的木门，一个个旅游团被他们导购带了进去，消失在门里。

二楼已经满了，我们这群散客被带到三楼的一间小屋子里。导购给我们展示了三种当地特产：葛根、杜仲、朱砂。她使出浑身解数，给我们切葛根糕，拿杜仲的牙膏擦塑料袋上的油漆，告诉我们这个洁牙效果多好，还给我们尝杜仲拉出来的丝。杜仲是一味中药，裂开会有白色胶状丝。那个味道像苦瓜味的固体胶，一言难尽。接着推销朱砂——就是昨天导游介绍的建宝塔的矿石，

真是一环扣一环。导购当场给我们推哪年犯太岁、哪年冲太岁，听得我们都困得不行。接着又说起了佛教中的八大守护，听不下去了，我头一歪，睡着了。

导购讲完，我随着人流再次进入到超市里，本来打算不买任何东西的。可被朱砂柜台几个正在聊天的收银员、导购推销员发现了。哟，落单的小伙子，好忽悠！七八个伶牙俐齿的人团团围住我，一副不买别想走的架势。瞻前顾后之下，我最终花小一千元，买了一个指甲盖大的虚空藏菩萨朱砂挂坠给爸妈。

饶是如此，后来去景区路上导游还是一脸沉重和自责：“我很难过。你们的消费能力这么不行吗？前几天我接了一个‘95后’的学生团，他们消费了将近15000元。你们，我估计了一下，只买了3000多的东西。唉！我们导游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带你们跑东跑西游玩，每月基础工资就拿三千四，只有你们游客消费多了我们才能多拿点工资啊。你们就这样回报我吗？”

听完全车无语。然而这并不是结束。这一天的第二个购物点，竟然是张家界国家地质博物馆。

张家界在几千万亿年前是一片海洋，所以这里的岩石层富含古生物化石，在地壳活动作用下逐渐抬升。它最初的模样是一块高高隆

2021年8月28日 星期六 江海晚报

编辑：吴莹 组版：白云 校对：李婧

走马
天下

起的平台，在流水和风的侵蚀作用下逐渐变成了方山，汪曾祺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坝上”就是典型的方山，而那些古老的原始少数民族部落也修建在尚未被腐蚀进入下一阶段的方山上。在进一步腐蚀后，方山就变成石林，就是那些光秃秃一根根直插云霄的石柱。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也是最早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的中国地区之一。我读着游览介绍，拍下世界上其他地质公园的地点和名字，打算以后一个个地去游览。

博物馆里有一个关于土家族的介绍，里面说“土家族，古代人称‘巴人’。分布在湘、鄂、川、黔四省边界。”这不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疆域范围之内么？“下里巴人”本义是两首传唱在楚国民间的歌谣，这和土家族或许有什么联系？导游的心思不在这上头，不会回答我的问题，我上网搜了很久，并没有找到什么相关记载。

再往里看去，迎面一张地图标出了北纬三十度，告诉我们，黑竹沟、埃及金字塔、玛雅文明、三星堆都在这条线上……因此又扯到了湘西的一些旧俗：赶尸、放蛊、辰州符……我隐隐地有了背离历史脉络的猜想，继续往前，又见着了八大守护和卖朱砂的土特产店，这次店员没来得及围住我，我就逃走了。

芬芳
一叶

处暑萝卜

□孙同林

朋友请我帮忙整理申请非遗报告书，项目是卤味糖醋萝卜的制作工艺。时值处暑季节，让我想起一句农谚：“处暑萝卜白露菜”，处暑是乡人种萝卜的季节。

在如东乡下，关于萝卜的谚语较多，比如“不见铜钱响，不买萝卜尝”，意思是吃萝卜费钱。因为萝卜有助于消化，老人说，萝卜吃多了会让人食量变大，把人家吃穷。“寒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是说萝卜的医用价值。农谚对萝卜的评价褒贬不一。

曾有一段时间，我很讨厌萝卜。如东乡下有过年蒸馒头的习俗，过年的馒头多以萝卜丝为馅，因此，不少农家以种萝卜为产业，到年底，指望着一地萝卜给家里带来一笔收入。腊月初十往后，人们将萝卜起田择净，车装船载送到大街上卖，这也成就了腊月街头的一道风景。我大姐家祖传种萝卜卖萝卜，受其影响，我家也学着种。那时我才十七八岁年纪，看到萝卜丰收了就高兴，但卖萝卜时却犯了难，因为我家种的

萝卜不是很多，用不着拖拉机装也用不上船运，只能用自行车驮着沿途叫卖。乡下的路很难走，且路上有不少缺口，遇上缺口就得将两车萝卜卸下来，扛过去后再装车，累得急了，真恨不得将一车萝卜给白扔了。由于乡里人家过年蒸馒头的习俗已淡化，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蒸很多馒头，萝卜丝的用量少了，质量上却十分挑剔，因此，尽管我家种的萝卜不多，却每年都积压许多，等过了年，萝卜放时间长了就会糠心，送人喂猪，人家还嫌猪不养膘。

现在，却又渐渐喜欢上了萝卜，特别是一种叫萝卜响的萝卜干。

几乎人人都会腌制萝卜干，但不一定都能做到“响”，因为要得“响”，必须脆，必须筋道，太嫩了、太老了、太松了、太软了，都够不上“响”。这一个“响”字，囊括了由萝卜到萝卜干再到萝卜响的升华。洗、切、晒、腌、入坛、封口等关键步骤的操作至关重要。别小看了这腌制萝卜响，还得认手，有的人再怎么干，一旦腌制小菜，不是酸，就是不好吃，更腌不出“响”的萝卜干。

我喜欢喝粥吃萝卜响，喝一口粥，吃一口萝卜响，嚼出咯吱咯吱地响来，醉在果腹间的愉悦和响声之外的趣味。吃完荤食的时候，取一碟萝卜响，同样能体会到那般享受。我也曾自制过萝卜干，却无法得“响”，于是知道这萝卜响属于一项“专利”，不得不承认朋友的卤味糖醋萝卜的“非遗”技艺。如皋人说出萝卜干的种种好处，说如皋人的长寿与之有关，我记得有人发微信，说萝卜一可以防癌，二可以治疗贫血，三可以增强人的消化，四可延长人的寿命。对此，我觉得有点牵强附会。不过，萝卜响的好吃和有趣，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处暑种下的萝卜，到初冬的时候就可以起田了，拔出来，碧绿的缨子，红红的萝卜，样子很好看。洗净、切成片，撒盐腌制，一小时左右至微软，这时候吃，清新鲜脆，别有风味——小时候母亲做腌萝卜，我在旁边一边玩一边看，便学会了这一技艺。但这不是萝卜响，更不是朋友非遗的“卤味萝卜”。

处暑种萝卜，季节不等人。